

盲音乐家



盲 音 乐 家

〔俄〕 柯罗连科 著

丰一吟 译

1984 · · 23

北京盲文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装帧设计：顾 朴
插 图：于大武
版 式：陈京生
责任编辑：许宗文

盲 音 乐 家

(俄)柯 罗 连 科 著

丰 一 吟 译

北京盲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盲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000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5 $\frac{3}{4}$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书号10177·009 定价0.58元

译者前言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对于这样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答案。

“双目失明的人是不幸的。”这种说法又对，又不对。

人的眼睛好比一扇窗子。打开窗子，才能迎接光明，看到世界。如果一个人终生只能闭上这扇窗子，确实很苦恼。因此我们必须给盲人以种种帮助，使他们减轻失明带来的痛苦。

然而，这种痛苦，仅仅是肉体上的不幸。从精神上来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即使长着一对明亮的眼睛，具有一个完美无缺的躯体，也只能供他自己使用，以满足个人的享受。他心目中没有人民，人民终归也会唾弃他。这种人是永远享受不到精神上的幸福的。

反之，中篇小说《盲音乐家》中的主人公彼得，他亲自体验了生活，从底层人民的呼声中吸取了力量，丰富了他的钢琴演奏艺术，在满座听众心里唤起了共鸣，博得了他们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失明给盲音乐家带来的种种痛苦显然已经烟消云散。他是一个残而不废的人。他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需要他。他感到莫大的幸福！

因此，失明不等于失去了幸福，“失明”并非“不幸”的

同义词。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有所作为，使自己成为一个或多或少有益于人民的人，幸福便会降临到这人身上。盲人失去的仅仅是一双眼睛；他还有手，还有脚，而更重要的，他还有心灵，还有意志——这些都可以为他创造条件，给他带来幸福。

当然，彼得也并非生下来就有坚强的意志。起初，家庭中关怀备至的爱把他包围起来。母亲想用溺爱来弥补孩子失明的不幸，结果反而使他变得毫无作为。他感到充满在生活之中的只有失明的痛苦，于是精神危机随之而来。他甚至觉得情愿和盲丐换一换地位，因为他认为盲丐终日要为生活操劳，反而会减轻对失明的痛苦感。

帮助彼得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是他的舅舅马克辛。马克辛年青时追随意大利人民英雄加里波的，反抗奥地利的压迫，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不得不在他妹妹家中定居下来。然而，生活就是斗争，在这斗争中，他这残废人不能无所作为。他就主动担任了对外甥的教育工作，帮助盲孩与失明作斗争。他企图把自己和盲孩两个残废人拼凑成一个残而不废的人。这一仗终于打赢了。当马克辛倾听着盲音乐家动人肺腑的演奏时，他老泪纵横，高兴地感到：自己也做出了一番事业，也没有白白地活在世上！

对这位缺腿的残废舅舅来说，这不也是他的莫大幸福吗？

在这场斗争中，也少不了并非残废人的盲孩母亲的配合。而更可贵的是邻家姑娘爱薇丽娜的自我牺牲精神。她同情于

彼得的失明，决心在爱情上默默地建立劳苦的功勋。对爱薇丽娜来说，她作出了自我牺牲，换来的也是莫大的幸福！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在读了《盲音乐家》之后，岂不是很清楚了吗？

从《盲音乐家》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姑息反而会给孩子带来不幸。马克辛舅舅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劝妹妹要让盲孩锻炼独立生活。他说：“愚蠢的关怀使得他不需要努力，这就毁灭了他较完满地生活的一切可能性。”“必须让年青人的心灵沉着而坚强起来，才能经受外界的突然接触。”马克辛舅舅的教育方法之所以成功，其诀窍就在于“锻炼”二字。盲孩正是通过刻苦锻炼，才成为一个受广大民众欢迎的音乐家的。

不仅盲人如此，就是我们明眼人，也可以从这个道理中获得教益。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丧失了意志，我们纵然有手有脚，也将无所作为，纵然有眼睛，也等于睁眼瞎。

《盲音乐家》还给我们证实了一条真理：只有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才能产生优秀的艺术；只有充满生活气息的音乐，才能扣人心弦。如果音乐脱离了现实生活，哪怕是维也纳的名贵乐器钢琴，也斗不过乌克兰马夫约希姆的一支短笛。

盲音乐家彼得的成长，也清楚地说明着这一点，他亲自体验了底层人民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然后通过乐音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他的演奏已不再是个人不幸的呻吟，而是充满了对广大苦难者的关念。他的明亮的心灵已

经瞩目于人民。他复明了！

* * *

《盲音乐家》的作者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是俄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在乌克兰沃伦省日托米尔城一个清廉的县法官家庭里。中学时代就接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1874年到莫斯科进彼得农林学院。两年后因向院方呈递学生集体抗议书而被开除学籍,以后几乎长年过着流放生活,直到1885年才获得自由。流放期间作有短篇小说《奇女子》(1880年)、《马加尔的梦》(1883年)等。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在坏伙伴中》(1885年)、《萨哈林岛上的人》(1885年)、《嬉闹的河》(1892年)、《瞬间》(1900年)等不少小说。还写了大量评论、通讯和特写,以及四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05—1921年)。

《盲音乐家》是柯罗连科的代表作之一,于1886年开始写作并发表。1889年经过增补修改,刊印新版本。

作者自己在序言中声称他这篇“习作”是臆造的。其实,要亲自体验先天盲人的思想感情当然不可能,而作者对于盲人的观察毕竟也是很细致的。这一点从描写盲人面部表情、举止态度的几段文字中就可以看出。《盲音乐家》中的人物形象也都来自现实生活。例如爱薇丽娜的形象中就有作者母亲的性格,善于吹笛的马夫约希姆就是作者父亲的马夫的写照。没有生活体验和细心的观察,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生动的作品来的。

《盲音乐家》曾经改编为电影，译制成中文在我国放映过（片名《盲人音乐家》）。小说的中译本早在1935年就已出版，是张亚权先生所译（耿济之先生所校），题名《盲乐师》。我这部译稿，在“文革”前就已译成，是打算收载在《柯罗连科中短篇小说集》中的。这次应北京盲文出版社要求，重校后先出版单行本，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丰一吟 1981年10月

盲 音 乐 家

习 作

第六版^①作者序言

这部中篇小说已经发行了好几版，现在还要加以修订和补充，我认为是一件意外的事，因此必须略加说明。这部习作的心理描写的基调，是对光明世界的本能的、感官上的渴望。由此产生了我的主人公的精神危机和这危机的解脱。无论在口头的或报刊的评论中，我都碰到过一种看来很合理的反驳：据反驳者的意见，先天的盲人是没有这种动机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光明，因此对于他们所完全不知道的光明不会感到丧失。我看这种想法不见得正确，譬如说：我们从来不曾象鸟一样飞，然而大家都知道，儿童和少年常常在梦境中体验着飞的感觉。不过我得承认：我写作这个主题，是全凭想象臆造出来的。直到我这习作出版单行本后好几年，我才侥幸在一次旅游中得到一个实地观察的机会。读者将在第六章里读到关于教堂里的两个敲钟人的描写（一个是后来盲的，一个是生来盲的）。这两个人形象、他们的心境的差异、同孩子们打交道的一场、叶果尔关于做梦的一番话，所有这一切，

都是我在唐波夫教区萨罗夫修道院钟楼顶层根据实地观察而记录在自己笔记本里的，——两个敲钟的盲人也许至今还在那里引导人们参观钟楼呢。从那时候起，每当我这习作再版的时候，由于其中没有加入这段情节，我总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因为照我看来，这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是由于旧作重新改写很困难，我以前一直没有把这段情节补充进去，现在，这段情节成了这个版本中最重要的增补部分。其余的修订都是顺便的，因为既然改动了原来的主题，我就不能仅仅机械地插入一段了事；我的想象一旦进入原来的轨道，自然也要波及小说中其他有关的章节了。

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① 这一版里作了重要的补充。——原注

第一章

深夜里，西南边区一个富裕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婴儿。年轻的母亲躺在床上，神智昏迷。但是当房里响出新生儿第一声细弱而可怜的啼哭时，她——仍然闭着两眼——在床上转侧起来。她的嘴唇微动，轻声地说了些什么，在柔和的、几乎还有孩子气的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不堪痛苦的表情，仿佛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遭遇了从未经受的苦难。

她悄悄地说着些什么，接生婆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

“为什么？……他这是为什么？”产妇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

接生婆听不懂她问什么。婴儿又啼哭了。产妇的脸上掠过极端痛苦的表情，闭着的眼睛里淌出大滴泪珠。

“为什么？为什么？”她照旧轻声地问。

这一回接生婆听懂了她问什么，便安静地回答说：

“您是问孩子为什么哭吗？总是这样的，放心好了。”

可是母亲放心不下。婴儿每次啼哭，她总要打哆嗦，而且老是焦躁地问：

“为什么……哭得那样……那样可怕？”

接生婆根本听不出婴儿的哭声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看见产妇说话时似乎处在昏迷状态，以为她大概是在说梦话，就撇开产妇，照料婴儿去了。

年轻的母亲不再说话，只是有一种不能用动作或言语发泄出来的难堪的痛楚，使得她眼睛里时时滚出一大滴一大滴的泪珠。泪珠从浓密的睫毛中渗出，顺着大理石般苍白的面颊慢慢地往下流。

也许母亲心中觉察到：有一种黑暗而绝望的痛苦随着新生儿一同出世，这痛苦笼罩在摇篮上，将伴随这新生命直到进入坟墓。

不过，也许这确是说梦话。不管怎样，孩子生下来就是个盲人。

二

起初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点。这男孩的目光象所有未到一定时期的新生婴儿一样模糊不清。日子一天天过去，新生命出世已经几个星期。他的眼睛明亮起来，混浊的眼神消失了，瞳孔明显了。当窗外繁茂的乡村花园里鸟儿的欢唱声和窗前青葱的山毛榉簌簌摇曳之声传进房里来的时候，灿烂的阳光也随之而来，但是孩子并不转过头去向光明。这时候母亲已经复健，她首先不安地注意到孩子脸上的奇怪表情：这张

脸始终呆滞不动，那严肃的神情似乎不是孩子所应有的。

少妇象一只受惊的斑鸠似地望着众人，她问：

“你们告诉我呀，他为什么这样？”

“怎么样？”旁人冷淡地反问。“他跟别的同样大的孩子完全没有两样。”

“你们瞧，他用手摸摸索索的样子多奇怪……”

“婴儿还不能把手的动作和视觉感受配合起来，”医生回答。

“他为什么老是朝一个方向望？……莫非他……他是个盲人？”这可怕的猜测突然从母亲胸中迸出，于是谁也无法安慰她了。

医生抱起孩子，迅速地转向光亮处，察看一下孩子的眼睛。他略微有点惶惑不安，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答应过两天再来，就动身走了。

母亲哭着，象一只被射伤的鸟儿似地打着颤，把孩子紧搂在怀里，这时候孩子的眼睛照旧显出呆滞严肃的神色。

过了两天，医生果然又来了，随身带来一架检眼镜。他点起蜡烛，把烛光移近孩子的眼睛，又移开去，仔细察看这眼睛，终于惶恐不安地说：

“夫人，不幸而被您猜中了。……孩子果然是个盲人，而且还是无法医治的。……”

母亲带着平静的悲哀听完了这报告。

“我早就知道了，”她低声说。

三

盲孩子出生的这户人家人口不多。除了已经提到的人之外，还有父亲和舅舅，这个舅舅，家里的人毫无例外地全都称他为“马克辛舅舅”，连外人也沿用这称呼。父亲象西南边区其他千百个乡村地主一样：性情温和，或许竟可说是慈祥，善于监督雇工，很喜欢修筑和改建磨坊。这项工作几乎占据了全部时间，因此一天当中只有在一定的时刻如早饭、午饭和诸如此类的场合，家里才听得见他的声音。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说同样的一句话：“我亲爱的太太，你身体好吗？”说过之后就坐下来吃饭，以后几乎不再说什么了，除非偶尔谈谈有关橡木转轴和齿轮的话。可想而知，这个生活平静而单调的人，对他儿子的精神气质影响很小。然而马克辛舅舅却完全是另一种人。在发生上述事件以前十多年，马克辛舅舅以惹是生非的莽汉著称于时，不但他庄园附近的人知道，就连基辅定期集市上也闻他的名。大家都奇怪，象波彼尔斯卡雅夫人娘家雅岑科^①氏那样备受尊敬的家庭里，怎么会出了一个这样可怕的哥哥。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怎样讨好他。地主老爷们向他献殷勤，他用横蛮粗鲁的态度来回答；而农民们对他放荡不羁、粗暴无礼，他倒反而不在乎，其实这

^①盲孩子的母亲娘家姓雅岑科。她嫁给波彼尔斯基后，改姓波彼尔斯卡雅。

——译者注

种态度连小贵族中性情最温顺的人也受不了，一定会请他们吃几个耳光的。终于，马克辛舅舅为了某种原因对奥地利人痛恨之极，动身到意大利去了，这一走使得所有安分守己的人皆大欢喜。他在意大利追随一个同他一样惹是生非的莽汉和异教徒加里波的^①。据地主老爷们惶恐地传述，加里波的这个人同魔鬼结拜弟兄，把教皇看得一钱不值。当然，这样一来，马克辛永远毁灭了他那不安分守己的迷信邪教的灵魂，然而基辅举行定期集市的时候乱子却少出了，许多高贵的妈妈不再替自己儿子的命运担心。

奥地利人对马克辛舅舅想必也恨入骨髓。在地主老爷们历来爱读的《信使》报上，作战报告里所提到的加里波的的死战战友中常常出现马克辛的名字。终于有一次，老爷们也是从这《信使》报上得悉：马克辛连人带马跌翻在战场上。狂怒的奥地利人显然早已切齿痛恨这个热心肠的沃伦省人（照他同胞们的看法，加里波的之所以还能支持下来，几乎只靠他一个人），因此象剁白菜似地把他剁成了肉酱。

“马克辛的下场真惨，”地主老爷们彼此谈论着，他们把这解释成圣彼得对他的代理人^②的特别照顾。人们认为马克辛已经死了。

岂知奥地利人的马刀未能驱除马克辛顽强的灵魂，这灵

① 朱塞普·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人民英雄，1848—1849年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斗争的领导者之一。——译者注

② 指罗马教皇。——译者注

魂依然保留下来，虽然保留在严重伤残的躯体里。加里波的义勇队的莽汉们，把自己可敬的伙伴从死尸堆里拖出来，送到某处医院里。于是，几年之后，马克辛突然出现在他妹妹家中，并且在这里住下来了。

现在他已经谈不到决斗。他的右腿完全被截去，因此必须拄着拐杖走路；他的左臂受了伤，只能勉强扶住一根手杖。而且一般说来，他变得比以前严肃而心平气和了，只有他的尖刻的舌头有时还象当年的马刀一样准确奏效。他不再上集市去，难得参加社交，大部分时间呆在自己图书室里读书，谁也不知道他读的什么书，只是推想这些书完全是无神论的。他也写点东西，但是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在《信使》报上发表过，所以谁也不加重视。

当新生命诞生在这乡村小屋里而开始成长的时候，马克辛舅舅的修得短短的头发里已经透露出星星银丝。他的肩膀由于经常拄拐杖而高耸起来，身躯成了一个方形。他外貌奇特，阴沉沉地蹙着眉，拐杖拄在地上发出笃笃声，嘴里老是叼着个烟斗，使自己的身体经常包围在团团青烟里，——所有这一切，都使旁人看了害怕，只有这残废者的亲人才知道，在这伤残了的躯体里有一颗热烈而善良的心在跳动，而在复盖着鬃毛般的浓头发的四方形脑袋里，永不停息的思想在活跃着。

然而，就连亲人们也不知道，那时候马克辛舅舅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们只看到他浑身笼罩青烟，有时一连呆坐几个小时，目光朦胧，浓眉紧锁。其实这位残废的战士正在考

虑：生活就是斗争，而残废人在这斗争中是没有地位的。他想到自己已经永远掉了队，现在只是徒然地要辆重车为他增加负担罢了；他觉得自己好象一个骑士被生活推下马鞍，打得一败涂地。象一只被压伤的软体虫似地在尘土中蠕动，岂不是怯弱的吗？抓住胜利者的马镫，哀求他给自己留下残生，岂不是怯弱的吗？

当马克辛舅舅怀着冷静的勇气探讨这个痛心的问题，考虑並比较“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的时候，那个命里注定出世时已成残废的新生命在他眼前露面了。起初马克辛舅舅没有注意到这盲孩子，但是后来孩子的命运和他自身的命运的巧合引起了他的关怀。

“嗯……是的，”有一回他斜着眼睛看看这孩子，若有所思地说，“这孩子也是残废人。如果把咱们两个加在一起，也许可以拼凑成一个残而不废的人。”

从此以后，他对这孩子就越来越注意了。

四

孩子生下来就是盲人。他的不幸是由于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在这件事上，不但压根儿没有任何人怀“恶意”，甚至连造成不幸的那个原因，也隐藏在神秘而复杂的生活过程的深处。而母亲每看一看盲孩子，就心如刀绞。不用说，身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看见儿子为疾病受累，並且悲惨地